

台灣政論的歷史觀察

李筱峰教授與台灣政論史

莊萬壽

2001/12/20 《台灣文藝》第 179 期

二十世紀的台灣百年史，反殖民統治的非武裝民主運動主要有兩個組成：一是地主士紳與知識分子經由結社或選舉的政治運動；一是知識分子撰寫文章，經由新聞、雜誌，來批判當局、宣揚理念的言論批判。特別是戰後、長期的戒嚴、剝奪了任何結社的可能，所賴的只是若干平面媒體所傳達的微弱而斷續的民主吶喊而已。

一九七五年四月，強人蔣介石去世，台灣社會頓時迸發著徬徨失措、人心思變的氣氛。八月，第一本完全具有台灣本土意識的政治雜誌《台灣政論》，於焉出現。七九年元旦蔣美斷交，民情激越。六月《八十年代》創刊，九月《美麗島》創刊酒會被攻擊，而有「中泰賓館」事件。國民黨政權的危機感，終於在十二月乘機全力壓制，爆發了舉世震驚的「高雄事件」。到次年，而又有光天化日下的林家血案，朗朗乾坤中的軍法大審。歷史再度紀錄台灣被踐踏的生命與被撕裂的尊嚴。

這五年的變局，到高雄事件及軍法大審為最高峰，成為朝向民主的分水嶺，雖然政治運動一片死寂，但大地的言論土壤，生機勃發，任憑摧殘，綠意盎然。這是先由黨外雜誌發難，帶動街頭運動，再召致鎮壓，而使強悍的國民黨自己暴露脆弱的敗徵。歷史的辯證法則：這是黑暗的時代，中生代的精英，多進了美麗島的大牢；這也是光明的時代，新生代的新銳，已躍上民主運動的舞台。

李筱峰教授，當年雄姿英發、二十出的大學生，何其不幸的成為政大的退學生，也何其有幸的成為大時代的參與者。一九七八年五月，他的《一個大學生的覺醒》出版了。覺醒，意味著已經被開除。此後，連續兩年，他又出版了《革命的和尚——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》的學術專著，和《恐龍的傳人》政論集。

這些早期的作品，已展現他一貫的嚴峻不阿的精神，與挺拔雋永的筆風，足以銘鑄在台灣言論史的基石上。

二十多年來，透過政論與選舉，激動了台灣民主的浪潮，前仆後繼，愈挫愈勇。李教授扮演了積極的重要角色，不僅以筆鋒討伐，更能以身軀實踐。經美麗島事件、解嚴、廢刑法一〇〇條.....等等的民主運動，和大大小小的選戰，他幾乎無役不與，為人抬轎。不論是寒雨之夜、烈日當午，或擘畫文宣，或上台助講，皆

義無反顧，甘之如飴。到了世紀末，新政府成立，他婉拒了入閣，繼續他的教職，樂於他的寫作，贏得了我內心的掌聲。

李教授是出身於台南書香門第、天資茂異的才子。是台灣史、現代史的專家，對中國、西洋文化有相當的素養，能歌曲、善作詞。除了學術著作十三種外，他的有關政治、社會、人物、文教的文章，即廣義的俗稱的政論，多達十一種，數百萬言之譜。他文思敏捷，句不加點，一夜之間，數千言如泉水汨汨而出。加以造詞淺白，析理條暢，是老少咸宜的文宣高手。又由於他博聞強識，熟知故實，常以史論事，以古諷今。善於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。既能服人之口，又能服人之心。有時他還語帶詼諧、反襯，來消遣、幽默對手一番，具有相當的文學性。而最為人所不及的是他嫉惡如仇，大是大非，對反對民主的封建官僚、反台親中的政客、奸商，指名道姓，橫眉怒叱，絕不含糊、絕不留情。在朝野瀰漫著向中國輸誠的失敗主義，而不敢自稱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時刻，李教授成為台灣主權的捍衛者、急先鋒，永遠是替「悲哀的台灣人」講話的「台灣獨立之筆」。

言論批判，是促進台灣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動能。針砭時弊，鼓吹民主，沛然莫之能禦。當年戒嚴時代的早期刊物，如《自由中國》等，對言論自由、民主憲政、司法、反對黨、地方自治等起碼的民主政治和基本人權有全面的論述與倡議。其後黨外雜誌，以至於解嚴、解除報禁後，台灣主體性和台灣獨立的言論，破繭而出：《首都》、《自立》、《台時》、《民眾》諸報，及《台灣評論》等雜誌，提供了相當的公共政策言論空間，對國民黨政府產生巨大的壓力與影響。同時，居國民黨中常委要津的兩大報系，快速的轉變立場，一改蔣經國的反共、三不為親共、三通。而且逐漸取代國民黨在被迫民主化中所失去的勢力，成為替中國張目，抗拒台灣民主化、本土化牢固有力的堡壘。不幸，台灣本土媒體先天條件不良，而財力、人力又薄弱，《首都》只一年多旋即停刊，其後有線電視台開放，影視與扣應版圖大增，八卦新聞與口水言論，籠罩、扭曲了輿論市場，一般平面媒體娛樂化已不足以延緩衰微的危機，首當其衝的是本土媒體，而使「自立報系」因之變色。幾年下來迄今，台灣惡劣的新聞天空，由《自由時報》獨撐險局，而《台日》、《自立》及新的《台新》，風雨未歇，茁壯難期。可堪以告慰的是台灣人唯一的雜誌，老包的《新台灣》，翹股已豐，足以與眾多的親中刊物，分庭抗禮。可是加上為親中三K所壟斷的聲勢浩大諸電子媒體，則佔八九成人口的台灣人民擁有的媒體量，可憐不過十分之一、二而已。而其中言論版面的比率更少。我要提醒的是親中派媒體的優勢並非資金、人才與舊黨政關係而已。最重要的是他們有非常強烈的中國文化的使命感、與深怕台灣脫離中國的危機感，善於經營文化思想的中國化，他們有整體利益的考量，捨得釋出最大的版面空間，收納不少知名學者、讀者的文章，來提升社格與銷路。尤其還刻意炒作文化、政治明星、製造許多兩岸「中國人」的大師，顛倒黑白的將蔣氏及其王孫、遺臣美化成為台灣的功勳與棟樑。並大手筆的提供第二版的大版面，來刊載他們所塑造的大師、明

星的論述。他們知道紙張是可以製造大師的，新聞是可以改造思想的。然而台灣媒體頭家似乎就是不知道，台灣人的典型與良心、大師級的彭明敏教授不常公開發表文章，有一次為澄清「意識型態」的一篇理論性的文字，在本地報的「廣場」上，給壓在不起眼的左下角；我歎息不已，顯示媒體對思想價值與文化資產的無知與糟蹋，而台灣有大德智慧，卻無洪鐘振遠。

本土平面媒體之處理言論，只是留一個短線操作的版面，做為消費者（讀者）投書的公共論壇而已。可惜主客觀因素，言論的廣場容易形成一個半封閉的空間。同質性高，固然可以眾志成城、砲口朝外，但不免徒是自家人罵爽看爽的無奈。言論的散播，出現瓶頸。此外，媒體應有更大的格局、責任與企圖心，廓然大公，另闢版面，主動延攬、集合本土的各界能文的精英，來開創思潮、順引輿情。以專欄或專題的形式，具有宏觀、理論基礎的言論，來呈現台灣社會當今諸面向的變革與發展，積累台灣主體性的論述，抗拒中國及其代理人的聲勢；以開拓讀者的新視野，增加台灣的認同者，提升對政策的影響力，建構台灣的價值觀。台灣不久即將面對三通、以至於未來的奧運期間所帶來一波一波、排山倒海而來的「中國」熱潮，以及層出不窮的飛彈武嚇，本土媒體在謀生之餘，是否有更迫切的台灣危機感？本土言論能否及早預備一劑清涼的退燒藥方呢？

隨政黨輪替後，由過去知識分子賣命所爭來的言論自由，猶虎兇出柙，變成掠狂的亂源。一九五一年聯軍統帥麥克阿瑟被免職返美，在紐約機場向新聞記者說：「我活了七十一，最近才發覺統治美國的，就是你們新聞界！」而統治今日台灣的，正是從昔日總統府走出來的蔣家遺老貴胄所控制的新聞傳播王國，而媒體成為價值的審判者，台灣成為「媒體決定論」的樂園。如今，自由派知識分子當年所爭取的言論天地，日益縮減，這些曾經開闢民主局面的政論作家及作品，也逐漸淡出年輕人的記憶。台灣民主化，使台灣文學理所當然的得到應有的空間與地位，風氣盛開，連一些成就不夠豐實的中、青作家著作，也己成為被研究、收藏的對象，而政論作家在強人統治的歷史悲劇中，不幸的還要扮演悲劇英雄，雷震、鄭南榕的言論智慧與道德勇氣是永垂不朽、難可比擬的。可是有關台灣的政論、政論史、政論人物卻乏人研究、特別是「美麗島」以後，簡直接近空白，這些言論文獻與今後台灣前途、走向攸關，我們應可從政治思想、媒體理論、社會批判、甚至是文學批評的領域來全面整理與研究。我曾初步寫過〈政論散文的功能與定位〉一文，須知政論散文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推手、千古傳頌的古漢文《莊子》，不是政論兼哲理的散文嗎？羅素一再引證《莊子》的〈馬蹄〉篇，成為他《自由之路》（*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*）的重要架構。而羅素不也是以宣揚自由、人道的散文而得到諾貝爾的文學獎嗎？

李筱峰教授是美麗島雜誌事件後極重要的政論散文作家，二十餘年來像他一樣筆耕不輟、愈寫愈利的屈指可數，他可說是蔣經國、李登輝的後國民黨時代重要的

言論指標。在迎接新世紀、新政府的來臨，他又以如椽之筆來守衛社會的正義、台灣的利益。現在他又要出書了，這是他第十一本的政論集，集新政府成立以後近五十篇的論述。一九九六年九月，我出版《台灣論》《中國論》的「兩國論」，他為我主持了新書發表會。今年初小林善紀的《台灣論》，震驚台、日，台灣是母親，台灣要壯大，因此他將他的文集叫做《台灣怎麼論？》

跨進新世紀之初旦，台灣風雨如晦。又是一個分水嶺，是確保民主、走向獨立？抑是前功盡棄、陷入「一中」？他仍然屹立在風口的稜線上，面對風雨的挑戰。

在《台灣怎麼論？》出版之前，讓我有機會從回顧台灣政論流變的軌跡中，認識到筱峰教授對台灣的愛所做出的貢獻。來日方長，我謹致以最高的敬意與期許。

刪節《代表》

二〇〇一年九月五日於台北永康街寓所

（本文作者為台灣師大教授）